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卷之十八

金履祥編

周敬王三十有九年魯人獲麟

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孔子作春秋

史記世家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

四年十二公○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
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
策書諸所注記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
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
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
用舊史不必改也據公羊經止獲麟鳳五靈王者之嘉
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為感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孟子
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曰聞之董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豪釐繆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安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弑誅死之

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周子曰春秋三王
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於
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
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
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
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豈
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
道備矣天運周矣夫子當周之末世以聖人不復作也順
天應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
所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
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
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
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
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
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
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
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
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矣

履祥按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慕孔子上自五帝迄于麟止作爲史記猶網羅遺聞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末使夫子而有意於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史記舊聞總諸國是非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佚止於一國之史也今乃不然獨因魯史脩之蓋夫子四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真舉其大者就加筆削其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漏舊史

外亦無增加至於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事所未審

或人已共知

如楚子麇卒之類

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

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註多違舊章蓋謂春秋

藏於史官人所不知而又典禮非舊自經夫子之手則

典禮著明是非各得其所學者傳之於是天下亂臣賊

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據以為賞罰作史者有

所守以為是非姦雄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

水周公兼夷驅獸同功蓋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

漢以來言春秋者一事一字而曲為之說則又鑿矣

齊陳恒與闔止爭政殺之執簡公寘于舒州

左氏曰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酒肉醉守者殺之而逃陳豹爲子我臣與之言政說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陳逆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將擊之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抽劒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魍謀弑其君不克入于曹以叛自曹出奔衛向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而適齊

左氏曰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魋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以君命召左師魋之兄至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魋遂入于曹以叛使

左師巢伐之亦入于曹向魋奔衛公文氏攻之奔齊向巢
奔魯宋公使止之巢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
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論
語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集註曰牛之兄向魋作亂牛憂其為
亂而將死也○左氏曰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向魋出於
衛而奔齊陳成子使魋為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
之外阮氏葬諸丘輿杜氏曰錄其卒葬所在慰賢者失所

履祥按向魋之亂司馬牛常以爲憂夫子知之有內省
不疚之訓矣而又直以無兄弟爲憂子夏廣之胡氏病
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人所招致史所慶愍然
何以在宋畱巢而不畱牛適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豈
吳人所尚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
者亦容有所未至邪此亦牛之尚有疚子夏之言或切
中其病也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于舒州立其弟驁

是爲平公

孔子

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論語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

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
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
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
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
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
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
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履祥按弑君之賊人得討之孔子告老久矣而兩言從

大夫之後則見音現大夫當如何也不敢不音猶湯曰子

畏上帝不敢不正蓋理不可泯而聖人職分不可不舉

然兩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夫子蓋以自任也魯為齊弱

其來固久使魯之君臣授之以兵而委其責於夫子則

夫子固有處矣惜也夫子暮年有此一事又不得為而

天下迄不得蒙聖人之力後世卒不見聖人有為之略

深可歎哉

魯饑

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履祥按京公之問年饑謂歲凶而百姓饑餒也用不足
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年饑不可加賦而用不足又不
可不加賦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先以寬
民力爲重也及京公有二語猶不足之言則是因盍徹
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子之意謂國家以民力
爲本民足則君自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欲獨
足其誰與守之則是有國者當以民力爲重而已

四十年齊高無不出奔北燕

東萊呂氏大事記解題曰國高天子之貳守也田恒作亂

故無平出奔元王五年犁丘之役無平復見于傳蓋田氏
尋復之也史記年表是年書齊自是稱田氏謂諸侯不復
知有齊也自陳敬仲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曰田始食
邑也

鄭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呂氏曰晉趙鞅嘗納蒯瞶于戚此師其爲蒯瞶而舉與

齊及魯平子服回如齊端木賜爲介齊歸魯侵地

左氏曰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
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